

PENGLAILISHIWIENHUAACONGSHU

蓬莱历史
文化丛书

古港
沧桑

GUGANG CANGSANG

刘承业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组稿编辑 / 吴 炜 黎恋恋

责任编辑 / 吴 炜

装帧设计 / 吴 炜

技术设计 / 油俊伟

莱史
蓬历
文丛
化书

ISBN 7-5618-2005-4



9 787561 820056 >

上卷共五册

定价:75.00元(平) 95.00元(精)

FENGLAISHI WENHUA CONGSHU

蓬莱历史文化丛书

总策划 宋军继

U659.2
1

古港沧桑

刘承业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蓬莱历史文化丛书

上卷

丹崖仙阁
仙迹神踪
古港沧桑
蓬莱风物
民间故事

下卷

蓬莱人物
武毅千秋
艺文选萃
登州遗韵
苏轼与登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港沧桑 / 刘承业著. —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4.8

(蓬莱历史文化丛书)

ISBN 7-5618-2005-4

I. 古… II. 刘… III. 港口 - 概况 - 蓬莱 - 古代
IV. U6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7998 号

丛书中的图片,一部分选自有关资料,因作者一时难以落实,特此致歉,并向这些作者深表感谢!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人 杨风和

地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电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邮购部:022-27402742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148mm × 210mm

印张 3.25

字数 117 千

版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

印数 1 - 3 500

定价 上卷共 5 册 75.00 元(平)95.00 元(精)

总策划:宋军继

主 审:宋 昆 臧伟腾

副主审:孙 文 华维平 滕建英 李志辉

杨立泉

主 编:张守禄

执行主编:蔡玉臻 冷清华

编 辑:臧伟腾 周恩惠 刘承业 袁晓春

李 克 李 焕 邹学鹏 高 波

郭丛军 戴元良 董韶军 姜 媛

摄 影:高 远





总序

甲申之夏,《蓬莱历史文化丛书》付梓,这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文化工程。丛书以灵活多样的体裁,包罗众多的内容,短小精致的篇章,通俗习练的文字,多角度地展示了古邑蓬莱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一套融会古今,全面系统,简明扼要地介绍蓬莱的综合读物。

蓬莱,作为神山的名字,始于战国时期,从齐威王开始,到秦皇汉武求仙活动的高潮迭起,奠定了这里海上求仙的策源地地位,从而形成了与中国西方昆仑神话相对应的中国东方蓬莱神话。也正因如此,蓬莱这一名字,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就与神仙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仙山”和“仙境”的代名词。

而蓬莱作为地名,始于西汉,唐代李吉甫所作《元和郡县图志》云:“昔汉武帝于此望蓬莱山,因筑城,以蓬莱名之。”汉武帝于汉元光二年(前133)巡幸至此,寻访神山而不遇,便筑起一座小城,冠以“蓬莱”,便有了蓬莱这一地名。

蓬莱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居住。春秋时属莱子国;战国时并入齐国;秦时属齐郡之黄县;汉时属东莱郡黄县、牟平二县地;晋朝属东莱国之黄县;南北朝、隋时俱属黄县、牟平二县地;唐贞观八年(634)始置蓬莱镇,属莱州之黄县;如意元年(692)于牟平复置登州,蓬莱镇改属登州;神龙三年(707),登州治所由牟平迁至蓬莱,升蓬莱镇为蓬莱县,为登州附郭;宋元袭之;明洪武元年(1368),废蓬莱县入登州,属莱州府;洪武九年(1376),升登州为府,复置蓬莱县;清和民国沿用明朝设置。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91年11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蓬莱县,设立蓬莱市。

自唐至清的一千多年间,蓬莱一直是州府所在地,是古代胶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在历史典籍中,有大量文字记录着古登州作为胶东文明的摇篮,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历史轨迹。

蓬莱地处胶东半岛北端，扼京津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蓬莱水域，宋称“刀鱼寨”，明为“备倭城”，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水军基地。这里又是“海王之国”齐国的出海口，港航活动兴起之后，便具有商业贸易和军事运输的功能。秦汉时期，同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若干古国已有交往，是中国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隋唐五代时期，是登州港的鼎盛时期，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同交州、广州和扬州，并称为四大通商口岸，有过“沿岸皆水榭，笙歌达旦，商贾云集，富甲六郡”的繁荣景象。

蓬莱人杰地灵，群英荟萃。有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甲午抗日将领宋庆、晚清名医张伯龙、民族实业家丛良弼、一代枭雄吴佩孚、爱国将领于学忠、现代教育家杨振声、著名作家杨朔、一生忠于革命的周荣鑫、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战斗英雄夏侯苏民等，不胜枚举。

蓬莱物华天宝，地阜民丰，各种资源十分丰富。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蓬莱是全国文化先进市、全国优秀旅游城市 and 国家级风景名胜區。蓬莱水域是国内现今保存最完好的古代海军基地。蓬莱阁是我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世界旅游日庆典活动、中华民族民俗风情艺术节、“和平颂”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盛典等，均曾在这里举行。这里每年接待中外游客达二百多万人次。

一位清代思想家曾经说过：“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因为历史能够解释沧桑，昭示未来。蓬莱的历史积淀是厚重而经典的，也是独特而生动的。因此，她作为山海之一绝，有着恒久的神韵与魅力。世人所公认的“人间仙境”，成了这方土地的响亮品牌，也是历史赋予的最为精当的地域名片。古邑蓬莱，风姿绰约，山情海韵，令人神往。《蓬莱历史文化丛书》，以蓬莱的缘起和发展为经，以古邑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为纬，上下纵横，广征博采，精心筛选，汇集成册，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体，旨在使读者多层面多角度地了解 and 认识蓬莱，从而能够由衷地热爱她向往她，零距离地接触她建设她，使她的明天变得更加美好。

刘树琪

前言

说起蓬莱的海，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古老的登州海道；说起蓬莱的港，人们引以自豪的是沧桑的登州古港。居住在胶东半岛最北端的蓬莱人，世世代代与海打交道，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和港口文化。

早在新石器时代，蓬莱的航海活动就已兴起。地近辽东、中贯群岛、补给方便、航行安全，这些适应古代航船逐程推进航行的有利条件，使古老的登州海道闻名于世，登州古港亦因此而成为龙山文化传播的交汇点。春秋战国时期之后，登州古港一直是历代王朝开展海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便捷通道。齐桓公在此大兴鱼盐贸易，秦皇汉武在此寻仙求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在此发轫，日本遣唐使在此整备转航。作为中国古代南北海运交通的重要枢纽，登州古港曾与扬州、广州、交州并称为中国“四大通商口岸”，享誉海内外。港盛城兴，登州古港的繁盛直接拉动了一座古老城市的兴起，登州蓬莱被长期作为州、府所在地，成为胶东半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时间长达千年之久。

登州古港地理位置险要，自古就有“京津门户”、“渤海锁钥”之称，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政局多变、战乱频频的沧桑岁月里，登州古港曾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海军基地，发挥着抵御外侮、保卫海疆的重要作用。历史在这里留下了一篇篇抗击倭寇、保家卫国的壮丽诗章。从宋代的“刀鱼寨”，到明代的“备倭城”，又延续到清代的“登州水城”，对古港的每一次大规模整修，都使港口的军事设施更趋完备，海防基地的作用更加突出。如今，登州水城作为国内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古代海军要塞基地而彪炳史册，被列为国家重点历史文物保护区。



登州古港走过了兴起、发展、鼎盛、衰退的坎坷道路。它用自身的沧桑历程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它是渤海与黄海双手托起的一颗璀璨的东方明珠。

拂去历史尘埃，弘扬优秀传统，这是今天承前启后的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再现登州古港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我们以时代顺序为线索，选取不同朝代发生在登州古港的重要事件，精心撰述，连贯成章。虽有挂一漏万之虞，但却也可以大致勾勒出登州古港沧桑历史的轮廓，博细兼蓄，以飨读者。

编者

2004年5月1日



目 录

前言

沧桑巨变话古港	(1)
港航活动的起源	(5)
海上求仙活动的发源地	(9)
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13)
唐代北方第一港	(16)
执著的日本“遣唐使”	
——唐代登州古港对外关系一瞥	(21)
“极盛—渐衰曲线”的形成及其转折点	(27)
海防军垒刀鱼寨	(30)
海峡千帆渡漕粮	(35)
饱尝内忧外患的备倭城	(40)
“陶朗先预言”与孔有德叛乱	
——登州水城军事防御功能的实战检验	(47)
“海不扬波”与“海扬波”	
——清代“海禁”政策给登州古港带来的影响	(55)
震撼齐鲁大地的“登州起义”	(61)
最后战役与首次海战	
——记长山岛战役	(66)
古港绘出新画卷	(72)
后记	(78)

一、沧桑巨变话古港

上亿年前的远古时期，蓬莱曾与华北、朝鲜陆地连接在一起，成为“中朝地台”的一部分。由于古太平洋澎湃海水的入侵，蓬莱也曾成为汪洋大海中的岛屿。地理学家们对渤海（古代亦称沧海）、黄海海底和周边山岭岩层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桑田变沧海”、“沧海变桑田”的地质演变过程重复过很多次。

进入人类时代，蓬莱的陆海变迁活动仍在进行。据《山东通史》记载，在大理冰期顶峰时代，海平面下降幅度很大。3万年前的海平面要比现在的海平面低100多米，2.5万年前则低达140多米。那时的渤海、黄海、东海变成了一片辽阔的陆地，蓬莱所在的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南部陆地相连。考古研究显示，胶东、辽东、朝鲜、日本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都有人类居住，其旧石器文化具有许多共同特征，他们正是通过沧海变桑田的渤海、黄海平原进行了最初的文化交流。

田横山海岸
海蚀地貌



到了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全新世，地球气候又进入冰期过后的温暖期。冰川大量消融，海面再次上升，沼泽草原再次变成烟波浩瀚的渤海、黄海，海平面要比现在高出15米。随后，又发生了大规模的海退。伴随着胶东半岛的缓缓隆起，直至距今

葛洪



1300年前的唐朝初期，蓬莱的海平面才大体稳定在比现在海平面略高的位置。

这种海陆变迁的自然现象不仅为现代科学研究的结果所证实，也为我国许多古代文献资料所记载。

由于渤海、黄海和东海皆位于我国的东方，因而古人将其统称为“东海”。两晋时期的著名化学家、医学家葛洪(公元284-前363)在他的著作《神仙传》中写道：“麻姑谓王方平曰：‘自接待以来，见东海三为桑田。问到蓬莱，水乃浅于往昔略半也。岂复将为陵陆乎？’方平乃曰：‘东海行复扬尘耳。’”这个“神仙”对话故事所表达的中心意思是，东海这个地方，过去曾经出现过海陆变迁的景象，大海三次变成桑田。像蓬莱这样的地方，现在海水正在变浅，仅有原先的一半，预示着东海将来又会变为尘土飞扬的陆地。葛洪借王方平与麻姑兄妹的对话，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却说明了沧桑变迁的自然现象。

几度“沧海变桑田”，又几度“桑田变沧海”，渤海海峡把原先连接为一体的低山丘陵分割为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南北两段。在渤海海峡南岸的蓬莱形成了一个天造地设的自然港——登州古港。

从地理位置上看，登州古港地处胶东半岛的最北端。登州古港西邻的田横山登州角(蓬莱角)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老铁山角之间，是碧波荡漾的渤海海峡，形成了渤海与黄海的天然分界线。两处端点之间的直线距离为105.56公里(约

57海里),是山东与辽宁两省之间的近距点。在古代造船和航海技术尚未成熟的条件下,要靠人力驾舟撑船实现跨海航行,这种“近距点”的地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必然成为古代跨海航行的首选目标。

在渤海海峡五分之三的海面上,自南向北散列着大大小小32个岛屿,总称庙岛群岛或长山列岛(即今长岛县,古代属蓬莱)。这些岛屿将渤海海峡分割成14条宽狭不等的水道,这种特殊地理条件给人们的航海活动带来了极大方便。

古代的航船具有体积小、速度慢、航距短、抗风浪能力差等种种缺陷,而庙岛群岛的存在使这些缺陷得到了弥补。一方面,往来船只可沿岛岸逐岛推进航行,以便及时避风寄泊,获得岛陆的安全掩护并得到粮油蔬菜及淡水的补给。另一方面,古代航海需要靠陆标定位来导航,而庙岛群岛与岛之间的距离均在可见视线的范围内,逶迤起伏的岛屿形状则为往来船只提供了可靠标志,成为天然的“导航仪”,保证了航船不迷失方向。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航道条件,由登州古港、庙岛群岛、辽东老铁山共同构成的海上航线名声鹊起,闻名于古代中外航海界。人们将这条著名航道称之为“登州海道”。

登州海道

“登州海道”不仅是中国古代北方地区开展商贸、军事活动的海上交通要道,而且是与海外诸国进行交往的重要航线。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各国之间的贸易和友好往来活动,正是通过这天然而又古老的“登州海道”航线来进行的。往返于“登州海道”的中国航船均以登州古港作为始发港和终航港,同时,登州古港还是沟通南方江浙闽粤地区海上交通的中转港。因此,登州古港便有了“枢纽港”之称,它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赢得了中国“古代北方第一港”的美誉。



历史文献对登州古港的这种特殊地理条件有许多记述。

宋代倡建蓬莱阁的登州郡守朱处约，作有《蓬莱阁记》一文。文中尽情赞美了登州古港周围的山海自然风光：“层岩千仞，重溟万里，浮波涌金，扶桑日出，霁河横银，阴灵生月，烟浮雾横，碧山远列，沙浑潮落，白鹭交舞，游鱼浮上，钓歌和应。仰而望之，身企鹏翔；俯而瞰之，足蹑鳌背。听览之间，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

宋代文学巨匠苏轼曾经担任过登州知州（知登州军州事），他在呈报朝廷的奏章中对登州古港的军事战略地位进行过评论：“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自国朝以来，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宋）苏轼：《登州召还议水军状》）。

明朝登州知府宋应昌在《重修蓬莱阁记》中明确指出了登州古港地理位置的重要战略价值：“东扼岛夷，北控辽左，南通吴会，西翼燕云。艘运之所达，可以济咽喉。备倭之所据，可以崇保障。封豕靡所渔，长鲸罔敢吸。”

清代登州知府徐可先也对作为军事重地的登州古港进行了评价：“登（州），海郡也；三面鲸波，万家蜃气，俨然称东国雄藩焉。故郡城翼峙海陬，控引巨浸……齿赖唇安，车资辅立，依倚盖甚重也。”（（清）徐可先《增置天桥铁栅记》）。

民国时期，一位名叫刘远哉的前辈写过一篇题为《蓬莱地理说略》的文章，将登州古港所在的地理位置进行了形象的比喻：“山东地图像一头骆驼，蓬莱就是骆驼的脑门子。”（民国）《山东通志》。将这里的地理优势表述为：“登（州）、莱（州）突出于海，如人吐舌，与辽

古 港 踪 迹

东为北（平）、直（隶）之唇齿。而天津为河（运）、海运之咽喉也。”而《第四次重修蓬莱县志》则对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进一步加以描述：“蓬莱地处胶东半岛顶端，丛山滨海，遥对旅大老铁山头，形同蟹鳌，中贯庙岛群岛，构成渤海海峡，形势冲要，气象雄伟，扼渤海之咽喉，司（天）津、（塘）沽之锁钥……为往来日（本）、（朝）鲜、辽东、天津之枢纽，控制北洋海权垂千年之久。”

“极边”、“东国雄藩”、“骆驼脑门子”、“唇齿”、“蟹鳌”、“锁钥”、“枢纽”等等形象比喻，均从不同角度说明了登州古港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二、港航活动的起源

在蓬莱、长岛的原始文化遗址中已经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打制石器，说明这里在万年以前就已经有了人类居住。众多考古资料可以证明，最晚在新石器时代，登州海面的港航活动已经开始了。

据《登州古港史》记载，在胶东半岛北部荣成湾发掘出来的一只保存完整的独木舟，其沉舟年代距今已达5000余年，说明登州一带地区的港航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而在登州古港外大黑山岛出土的木板船残船和残桨碎片，以及南长山岛浅海打捞出来的古代石锚，其原物制作年代也

荣成独木舟



均在4000多年以前。考古成果证明,登州一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拥有了较高水平的造船技术。

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尚未发明文字。欲了解那时人类航海活动的范围不可能用查阅文字史料的办法进行考证,而只能根据胶东半岛史前文物的传播、分布情况进行推论。胶东半岛史前文物最显著的特征是有孔石斧、有孔石刀和黑质陶器。考古发掘成果表明,在辽东半岛、朝鲜、日本及北美的阿拉斯加等地均有胶东半岛史前文物出土。由此可以推论,在不具备航空运输条件的远古时代,这些文物只能通过海道实现跨海传播。且古代航船不能进行远距离跨海直航,古人只好利用天然而又古老的“登州海道”,沿岛岸逐岛转进航行。据此,航海学家、考古学家和史学家模拟出了胶东半岛史前文物跨海传播的古航线:首先,从山东半岛登州出发,经由庙岛群岛渡海,至辽东半岛老铁山。由此可沿黄海北海岸继续航行,到达朝鲜半岛南端。在对马海峡,航船可借海洋左旋环流,飘航到日本北部的出云地区。然后,可通过日本北部的津轻海峡、千岛群岛,辐射到北美的阿拉斯加。

在台湾的高雄、台南、新竹、彰化等地,也发现了起源于胶东半岛的黑陶文化遗址。这些遗址的发现,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胶东半岛与台湾及中国南部其他沿海岛屿的海上交通已经得到了发展。

到了夏、商、周三代,航海活动已有粗略的文字记载。

据《竹书纪年》记载,夏代的帝芒曾经“东狩于海,获大鱼”。说明在帝芒生活的年代里(约公元前17世纪),航海工具已有很大进步。因为大鱼不可能在浅水中生存,必须组织人力到深海中去捕捞,这就需要使用良好的航海工具。受夏朝地域范围的限制,捕获大鱼的海域应在渤海和黄海之间的胶东半岛,因为东海、南海等其

他海域不属夏朝管辖。

《诗经·商颂》则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诗句。“相土”是商汤的祖先，“截”是治理的意思，表明商部落很早就将势力范围伸展到了海外。若没有便利的海上交通，商部落欲将其势力扩展到海外是不可能的。

周成王时（前1115-前1079）有“于越献舟”和“倭人贡畅”的记载。周朝时沟通南北交通的运河尚未产生，地处浙江的越国，所献舟船只能通过海上转运，由今浙江东部沿海岸北上，抵达山东半岛北端，然后溯济水而上，最终到达周王朝的京畿所在。而倭（日本）的贡道则应是穿过对马海峡，沿朝鲜海岸航行，经庙岛群岛到达登州古港再转往内陆的。可见，登州古港应是“于越献舟”和“倭人贡畅”的必经港和中转港。

蓬莱及其周边地区在西周至春秋中期是一个名叫莱子国的小诸侯国（国都建在蓬莱西南约30公里处，即今龙口市文基镇归城古城），中原人将其称为“莱夷”。周朝初期，蓬莱所在的莱子国渐渐强盛。《史记》中曾经记载了莱子国雄心勃勃，不甘蜗居一隅，企图西进发展，与姜太公争夺营丘（今山东淄博市临淄）的历史故事，展现了“莱夷”的综合实力：

“（周）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姜太公）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

姜尚

